

書

史通序



大泌山人李維禎撰

夫自二儀既判垂玄象之文萬  
肇化生彰紀事之實蒼頡沮誦  
以前造物代爲敷揚山川曲爲  
攄寫何必人抽金匱之藏世擅

如椽之筆哉墳典爰播柱下斯  
守而麟史以後南董載淪子長  
孟堅組繪其彤管蔚宗承祚粉  
藻其丹鉛伯起伯深標長於北  
朝安國休文脫穎於江表非不  
英華秀發波拂縈回然皆通蔽

相妨訾譽各半故謗書傳於後  
世受金沸於羣言參夷之刑求  
米之誚亦或不免下此諸子又  
可知巳子玄生於右文之世學  
窮書圃思極人文包洪荒於天  
外剖纖細於棘端出海瓊光熠

耀靡定走盤圓影迴旋恐失成  
案如山斤剗理解或有別標識  
鑒捩人心意者足以生擘太華  
之峰直立東溟之水非苟効何  
休之駁做謝該之解已也余抽  
酉穴諷誦積年牀版幾磨縹囊

數易真好在心卷不離手豈敢  
伸知已於千秋庶以揭芳美於  
來禩通而無蔽非子玄其孰當  
之或曰白虎通風俗通皆以通  
名當與子玄爲埒答曰白虎通  
止於條對而博雅未該風俗通

止於釋疑而文頗不典烏可與  
子玄例也卽長文擬易爲通玄  
時人比之以雄太玄由今觀之  
其猶在通與蔽之間也抑余又  
有感焉作史者不犯天災則罹  
人膏如班氏傷子長遇極刑而  
亦不免身陷大戮子玄數世摛  
華媿美應氏以通乎史者通乎  
其遇洵乎其可尚也已



史通序

郭孔延

張睿父先生再刻陸太史校定劉子玄史通於豫章  
竣寄家君黔中張先生手校爲增七百三十餘字去  
六十餘字而曲筆因習二篇增補缺畧已成全書家  
君讀而喜以新刻寄予曰張先生爲觀察而手不釋  
書猶諸生也爾曹爲諸生乃不諸生也予甚有其庶  
黔中亡籍予家史通蜀本吳本再校之刻中如干寶  
之于揚雄之楊墨劭之邵常璩之據苻堅之符當是  
寫誤可發舊本細爲校定延自長安歸循環校閱再

芟正篇中史官姓名如左氏遷固古今共推者可  
以無釋自孔衍荀悅以下俱爲著其爵里間以已意  
爲之評論雖未必合作者之意祇承嚴命終陸張二  
先生功耳約而言之考究精覈義例嚴整文簡古議  
論慨慷史通之長也爲堯禹而貸操丕惑春秋而信  
汲冢訶馬遷而溷其長愛王劭而忘其佞高自標榜  
前無賢哲史通之短也然則徐堅所云當置座右者  
以義例言良非虛譽而宋祁所云工訶古人者以誇  
詡言亦非誣善矣延又因之有感焉子玄自敘史通  
方諸太玄太玄數百年後爲張衡陸績所重第史通  
後來張陸則未之知不謂今千年後首刻于陸太史  
再刻于張觀察爲子玄之平子公紀也二姓俱同事  
豈偶然亦可謂子玄忠臣矣

史通序錄

劉氏

宋本式如右

浦本增兼字

浦本增東字

劉子玄自序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  
 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  
 今上卽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修史皆如  
 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  
 史事仍遷秘書少監自惟歷事二主從官宦兩京遍居  
 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  
 榮張華再典史官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  
 用職司思其憂不遑啓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推史篇下

浦本司改思  
宋本作商推



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為目且漢求司馬遷後封為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由久博采眾議爰定茲名凡為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除所闕篇凡八萬二千三百五十二字註五千四百九十八字于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劉子玄傳

劉子玄名知幾以玄宗諱嫌故以字行年十二父藏器為授古文尚書業不進父怒楚督之及聞為諸兄講春秋左氏冒往聽退輒辨析所疑嘆曰書如是兒何怠父奇其意許授左氏踰年遂通覽羣史與兄知柔俱以善文詞知名擢進士第調獲嘉主簿武后證聖初詔九品以上陳得失子玄上書譏每歲一赦或一歲再赦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又言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今羣臣無功遭遇

輒遷至都下有車載斗量把推挽脫之諺又謂刺史  
非三載以上不可徙宜課功殿明賞罰后嘉其直不  
能用也時吏橫酷淫及善人公卿被誅死者踵相及  
子玄悼士無良而甘於禍作思慎賦以刺時蘓味道  
李嶠見而歎曰陸機豪士之流乎周身之道盡矣子  
玄與徐堅元行冲吳兢等善嘗曰海內知我者數子  
耳累遷鳳閣舍人兼修國史中宗時擢太子率更令  
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  
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

遷秘書監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  
至忠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  
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因爲至忠言  
五不可曰古之國史皆出一家未聞藉功于衆唯漢  
東觀集羣儒纂述無主條章不建今史司取士滋多  
人自爲苟袁家自爲政駿每記一事載一言閣筆相  
視含毫不斷頭白可期汗青無日一不可漢郡國計  
書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先集公府乃上  
蘭臺故史官載事爲廣今史臣唯自詢采二史不注

起居百家弗通行狀二不可史局深籍禁門所以杜  
顏面防請謁也今作者如林儻示褒貶曾未絕口而  
朝野咸知孫盛取嫉權門王劭見讎貴族常人之情  
不能無畏三不可古者史氏各有指歸故司馬遷退  
處士進姦雄班固抑忠臣飾主闕今史官注記類稟  
監修或須直辭或當隱惡十羊九牧其令難行四不  
可今監者不肯指授修者又不遵奉務相推避以延  
歲月五不可又言朝廷厚用其才而薄其禮至忠得  
書悵惜不許楚客等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  
作書欲置吾何地始子玄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  
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爲見用於時而志不遂乃著史  
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今古徐堅讀之歎曰爲史氏  
者宜置此坐右也又嘗自比揚雄者四雄好雕蟲小  
伎老而爲悔吾幼喜詩賦而壯不爲期以述者自名  
雄準易作經當時笑之吾作史通俗以爲愚雄著書  
見尤於人作解嘲吾亦作釋蒙雄少爲范滂劉歆所  
器及聞作經以爲必覆醬甕吾始以文章得譽晚談  
史傳由是減價其自感槩如此子玄內負有所未盡

乃委國史於吳兢別撰劉氏家史及譜考上推漢爲  
陸終苗裔非堯後彭城叢亭里諸劉出楚孝王囂曾  
孫居巢侯般不承元王按據明審議者高其博嘗曰  
吾若得封必以居巢紹司徒舊邑後果封居巢縣子  
鄉人以其兄弟六人俱有名號其鄉曰高陽里曰居  
巢累遷太子左庶子兼崇文館學士皇太子將釋奠  
國學有司具儀從臣著衣冠乘馬子玄議古大夫以  
上皆乘車以馬爲駢服魏晉後以牛駕車江左尚書  
郎輒輕乘馬則御史劾治顏延年罷官乘馬出入閭  
里世稱放誕此則乘馬宜從褻服之明驗今陵廟巡  
謁王公冊命士庶親迎則盛服冠履乘駱車他事無  
車故貴賤通乘馬比法駕所幸侍臣皆馬上朝服且  
冠履唯可配車故博帶褒衣革履高冠是車中服鞮  
而銜蹠而鞍非唯不師于古亦自取驚流俗馬逸人  
顛受嗤行路太子從之因著爲定令開元初遷左散  
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  
其謬當以古文爲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  
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儒質

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諸家兼行惟子  
夏易傳請罷詔可會子貺爲太樂令抵罪子玄請於  
執政玄宗怒貶安州別駕卒年六十一子玄領國史  
且三十年官雖徙職常如舊禮部尚書鄭惟忠嘗問  
自古文士多史才少何耶對曰史有三長才學識世  
罕兼之故史才少夫有學無才猶愚賈操金不能殖  
貨有才無學猶巧匠無榘構斧斤弗能成書善惡必  
書使驕君賊臣知懼此爲無可加者時以爲篤論子  
玄善持論辯據明銳視諸儒皆出其下朝有論著輒

豫歿後帝詔河南就家寫史通讀之稱善追贈工部  
尚書謚曰文六子貺餼彙秩迅迴  
貺右拾遺餼集賢院學士知史官父子三人更泄史  
官著史例頗有法終荆南節度使秩給事中閬州刺  
史房瑄比之劉更生迅京兆功曹叅軍房瑄比之黃  
叔度迴進士御史吉州刺史孫貺子滋開元二年拜  
相泱龍武叅軍稱孝子餼子贊都團練觀察使

史通舉正論

于慎行圖

粵自左史記事右史記言石室蘭臺權輿遐邇矣然而遷國云往代罕稱良寥寥芳猷千載莫嗣吁其難矣唐有劉子知幾夙以英資獨秉淵覽三爲史臣兩入東觀博極載籍馳騁古今提要鉤玄括囊殆盡觀其史通所述自三墳五典之書南史素臣之紀兩京三國之纂中左江右之曆亦有汲冢古篆禹穴遺編金匱之所不藏西崑之所未備莫不採厥淵源總其統系拮據押閣靡有遁形斯以勤矣爾其神識融洞

取舍嚴明操筆有南狐之志摘詞有班馬之文充其  
蘊藉不足稱一代良史哉而乃好奇自信抱見深文  
小則取笑於方家大則得罪於名教惜也難得之才  
遺此無窮之恨是以憮然爲之太息畧而原之蓋其  
罪有二而其失有三堯禹爲聖辛癸爲凶自有生民  
所共睹而信傳疑之語遵好事之說以汲書爲龜策  
以六籍爲土苴信其言也則丹朱不帝重華有築壇  
之謀蒼梧不返文命有膠舟之志桀紂不道如陳琳  
草檄之誣西伯戡黎如桓溫拜表之專遂使皇圖帝  
籙萃逋逃之藪瓊家瑤室儼垂拱之規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茫茫萬世人安適歸侮聖之罪一也夫儒者  
之言折衷孔子皇皇經藉赫若日星刪述所加各有  
攸當如讓湯斬桀則紀言之史不陳魯國無風則登  
歌之頌已錄而不窺聖意輒謂有私至所斷據則魏  
丕曰舜禹之事吾知之也何其不信大聖權輿之準  
而信辭臣依附之言人之不聰一至於此而能品藻  
人倫勸懲來世者乎離經之罪二也夫史猶繪也善  
繪者具人之象貌而必得其精神善史者據事之故

實而必得其命脉是故詞有煩而不殺事有細而靡遺欲其一披簡書而千古如覲也公素亡祭牲錄門人致問之詞子罕哭介夫載覘者反報之語此左氏之神也仲連見新垣衍則介紹之詞畢載王孫從孔渤海則醉呼之狀具陳此史談之妙也而子玄剽畧榛蕪一切刪去讀之索然了無神彩是猶操公輸之墨而規矩螭龍之技執神禹之鑿而溝洫呂梁之水也天下之奇觀何從而睹之哉其失也淺夫立言之旨固貴本質而褒貶之詞或多擬議是以書有漂杵之文而詩載子遺之詠也今馬執西州之無魚而疑趙盾魚食之事謂太原之無竹而惑郭侯竹馬之迎以烏啼花笑駁智不如葵之言以中山磨笄評無恤最賢之語是必譯輶軒之使而後方物不遺本篆籀之形而後書法無爽也其失也固夫人之哲愚區以別矣而品流靡一風軌固殊必得其情談何容易今也游夏列儒林冉季稱循吏是不知達者之規模也項羽爲羣盜蜀漢爲僭君是不知英雄之梗槩也疑曹操見匈奴無崔琰在坐之事是不究奸謀之詭也



謂阮籍聞母喪無圍棊飲酒之事是不聞放達之風也其失也昧嗟乎才識特達有如子玄而舛錯不經彰彰如是諒哉史之難也夫磨纖毫之瑕則完盈尺之璧刮數寸之朽則成合抱之材是故表而正之使其全書不廢于世云爾

陳氏校語已遠寫通釋本上竝勘校語中之譌字一二蓋周本迺其姪人所臨魯亥頗多今略勘正較此為精審矣通釋為校本此為讀本距初迄校時已十九年矣行年五十學業無成每一展卷愧恨無已甲午中和節又記

宋本即連序後

史通總目

內篇 劉氏

內篇 共三十六篇

第一卷

六家第一

第二卷

二體第二

載言第三

本紀第四

世家第五

列傳第六

第三卷

表曆第七

書志第八

第四卷

論贊第九

序例第十

內篇 題目十一

斷限十二

編次十三

稱謂十四

第五卷

採撰十五

載文十六

補注十七

因習上十八

因習下十九

亦曰邑里

第六卷

言語第二十

浮詞二十一

敘事二十二

第七卷

品藻二十三

直書二十四

曲筆二十五

鑒識二十六

探賸二十七

第八卷

摹擬二十八

書事二十九

人物第三十

第九卷

覈才三十一

序傳三十二

煩省三十三

第十卷

雜述三十四

辨職三十五

自敘三十六

體統 七十一

蒙 紙繆 七

弛張 七

史通秩 外篇 共十三篇

劉氏

第十一卷

史官建置第一

總十四條

第十二卷

古今正史第二

總十八條

第十三卷

疑古第三

總十二條

第十四卷

惑經第四

總二十二條

申左第五

第十五卷

點繁第六

十一條

第十六卷

雜說上第七

一十五條

第十七卷

雜說中第八

十六條

第十八卷

雜說下第九

二十五條

第十九卷

漢書五行志錯誤第十

四種

五行志雜駁第十一

十五條

第二十卷

暗惑第十二

十四條

忤時第十三

史通之通行本以浦二田通釋為佳惟頗臆改舊文讀者病之友人周季貺太守有臨海甯向山閣陳氏校本通釋致為精審先何義門得馮已蒼校影宋鈔本為之增校盧抱經復得何本臨於北平黃氏本亦有所增陳仲魚假抱經所藏本以校通釋本復從盧得所校通釋合而訂之即周本所出也余心好之而家無是編未得傳臨物

色有年僅獲明郭孔延本而訛文奪句較浦氏殆為過  
之亟假周本用硃筆臨校一過乃可卒讀其浦本與此異  
並浦所臆改者陳校既不著宋本云何今亦無以是正則  
注於旁以墨筆別之仲魚跋語一則亦鈔附卷末其校語曰何  
者義門焯也曰馮者已蒼舒也曰盧者抱經文紹也曰陳者仲  
魚鱸也周即季貺也夫是書自明世已罕覩善本此所臨  
者皆諸名人之校訂還劉氏舊觀讀者可無遺憾矣安得  
有毛季芥其人者刊布之以嘉惠藝林乎吁可慨也

史通總目

光緒乙亥秋夜徐承禮銓下校畢記之

史通卷第一  
六家第一

史通卷第一

內篇

劉氏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禎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內篇

浦本作外篇言  
之備矣

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史言之備矣古往今來質文遞

變諸史之作不恒厥體推而為論其流有六一曰尚

書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傳家四曰國語家五曰史

記家六曰漢書家今略陳其義列之於後

號宋本作号  
下竝同

何校作既隕

尚書家者其先出於太古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故知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觀書於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孔安國曰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尚書璇璣鈴曰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節度如天行也王肅曰上所言下為史所書故曰尚書也推此三說其義不同蓋書之所主本於號令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至如堯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貢一篇惟言地理洪範總述災祥顧命都陳喪禮茲亦為例不純者也又有周書者與尚書相類即孔氏刊約百篇之外凡為七十二章上自文武下終靈景甚有明允篤誠典雅高義時亦有淺末恒說滓穢相參殆似後之好事者所增益也至若職方之言與周官無異時訓之說比月令多同斯百王之正書五經之別錄者也自宗周既殞書體遂廢迨乎漢魏無能繼者至晉廣陵相魯國孔衍以為國史所以表言行昭法式至於人理常事不足備列乃刪漢魏諸史取其美詞典言足為龜鏡者定以篇第纂

宋本凡二十俱  
作廿三十四俱  
故此

浦本雖下增有  
字來本無有字  
宋本作若此  
葉宋本作葉  
尚是劉氏避  
諱原本下放  
此

缺宋本作閱

成一家由是有漢尚書後漢尚書漢魏尚書凡為二  
十六卷至隋秘書監太原王邵劭又錄開皇仁壽時事  
編而次之以類相從各為其目勒成隋書八十卷尋  
其義例皆准準尚書原夫尚書之所記也若君臣相對  
詞旨可稱則一時之言累篇咸載如言無足紀語無  
可述若此故事雖脫略而觀者不以為非爰逮中葉  
文籍大備必剪裁今文模擬古法事非改轍理涉守  
株故舒元所撰漢魏等篇書不行於代也若乃帝王無  
紀公卿缺傳則年月失序爵里難詳斯竝昔之所忽

而今之所要如君懋隋書雖欲祖述商周憲章虞夏  
觀其體制所述乃似孔氏子家語臨川世說可謂畫虎不成  
反類犬也故其書受嗤當代良有以焉

評曰先王據龍圖握鳳紀南面以君天下紀言書  
事之篇典核精工非後人所能闢其門戶即尚書  
逸篇出於齊梁之間攷其篇目猶謂非孔氏壁中  
之真者不列于正篇之中而况衍劭僅馳騁煩言  
以紊彛敘者乎

附評子玄首駁尚書為例不純次駁逸周書滓穢



相參可謂眼空千載前亡古人矣而突以守株之  
衍畫虎之劭繼之不幾於狗尾續貂乎若以其自  
名漢魏尚書隋書便以繼尚書則班范漢書猶賢  
於衍劭也衍劭尚不足窺班范之藩籬而况可議  
唐虞之典謨乎子玄又謂君懋隋書似孔氏家語  
家語亦論語之亞何子玄輕以予劭也

附評周書七十二章卽汲冢中逸周書也子玄旣  
知爲孔子刊約之外又云似好事者增益奈何據  
以爲真便疑堯禹豈後之子事者增益反賢於孔  
子之刪述邪王劭隋書子玄推高而首蒙畫虎不  
成之誚要之劭之受嗤在佞開皇不在義例不精  
也疑孔子而信汲冢孔子惡佞子玄好劭此二者  
史通之病根故首爲之論著焉

孔安國漢武時人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  
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  
多於是會遭巫蠱未立於學宮安國爲諫大夫授  
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  
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也晉中興禰中書郎出爲廣陵郡撰述百餘萬言  
臨沂王肅字恭懿南齊秘書丞太和十七年奔魏歷官儀同三司注國語  
晉太康汲郡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簡書周書其一也凡七十篇序一篇在其末相傳以爲孔子刪書所餘陳氏云文體與古文不相類似戰國後人倣效爲之者李仁父曰劉向班固所錄竝著周書七十一篇且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記武王克殷事蓋與此合豈西漢世已得入中秘其後稍隱學者不道及盜發冢乃幸復出邪篇目比漢多同但闕一耳必班劉司馬所見者也書多駁辭宜孔子所不取抑戰國處士私相綴續託周爲名逸周書有時訓解第五十二比月令多同然又有月令解有目亡書職方解第六十二則與周官無異矣

王劭字君懋北齊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問劭劭具論所出一

無舛誤入隋遷秘書少監劭在著作專典國史撰  
隋書八十卷詞義繁雜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惡  
之迹堙滅無聞初撰齊志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  
齊書紀傳一百卷及平賊記三卷文詞鄙野然其  
指摘經史謬誤爲讀書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  
李延壽曰劭究極羣書雅好著述崇詭怪之說尚  
委曲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遷  
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經營符瑞雜以妖訛爲河  
朔清流而乾沒榮利頽其家聲惜矣

漢志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云非今所有家語  
不馬昭曰家語王肅增加非鄭玄所見肅私定以難  
鄭玄

春秋家者其先出於三代按汲冢璣語記太丁時事  
目爲夏殷春秋孔子曰疏通知遠書教也屬辭比事  
春秋之教也知春秋始作與尚書同時璣語又有晉  
春秋記獻公十七年事國語云晉羊舌肸習於春秋  
悼公使傅其太子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來聘見魯  
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斯則春秋之目事匪一家至

於隱沒無聞者不可勝載。又按竹書紀年其所記事，皆與魯春秋同。孟子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然則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乎？故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蓋皆指此也。逮仲尼之修春秋也，乃觀周禮之舊法，遵魯史之遺文，據行事，仍人道，就敗以明罰，因興以立功，假日月而定歷數，藉朝聘而正禮樂，微婉其說，隱晦其文，爲不刊之言，著將來之法，故能彌歷千載，而其書獨行。又按儒者之說春秋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言春以包夏，舉秋以兼冬，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苟如是，則晏子、虞卿、呂氏、陸賈其書篇第本無年月，而亦謂之春秋，蓋有異於此者也。至太史公著史記，始以天子爲本紀，考其宗旨如法春秋，自是爲國史者皆用斯法。然時移世異，體式不同，其所書之事也，皆言罕褒諱，事無黜陟，故馬遷所謂整齊故事耳。安得比於春秋哉。

評曰：韓起來聘，見魯春秋，則春秋之名其來舊矣。但以汲冢璣語所記爲春秋，義則未安。後世窮其

梧之根而得石篋。耕於齊之野而獲篆表。皆謂之左氏短長。夏殷春秋。抑亦石篋篆表之類耶。

附評春秋惟褒貶嚴也。故亂賊懼。馬遷史記帝紀似法春秋而無褒貶。朱子綱目法春秋而有褒貶。而惜子玄未之見也。夫褒貶豈易言哉。無瑕之口。可以戮人。佞人不可執筆。古今論史宗遷。固其次。壽曄遷黨於陵。固黨於憲。壽事二姓。曄爲戎首。何暇論褒貶。故後之論史者取其辭焉耳矣。

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史書大略。與春秋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于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旣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易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

孫段與邵陟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各三篇似  
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  
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  
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敘魏之世數次言丘藏  
金王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  
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  
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  
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  
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

識名題冢中又得銅劔一枚長二尺五寸漆書皆  
科斗字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  
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秘書  
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不姓準名  
不讀彪一作平春秋後序作不准字訛

國語晉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  
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  
對曰諸侯之爲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  
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春秋公召

叔嚮傳太子彪  
左昭二春晉侯使韓宣子來聘且告爲政而來見  
禮也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  
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  
公羊傳莊七年四月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  
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注不修春秋謂史記  
也古者謂史記爲春秋疏据此傳則孔子未修之  
時已謂之春秋仲尼修經皆約策書成文丘明作  
傳博采簡牘衆記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相齊景公著晏子春秋  
七篇

虞卿趙相以魏齊故去趙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  
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  
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藝文志云十五  
篇虞卿亡其名食邑於虞故曰虞卿  
孔叢子虞卿著書曰春秋魏齊曰無然也春秋孔  
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爲  
名何答曰經者取其常事也可常則爲經矣且不

為孔子其無經乎  
呂不韋陽翟大賈人相秦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  
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  
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  
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  
千金

陸賈楚人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辨高帝謂  
賈曰試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  
古成敗之國賈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

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  
蜀有晉乘疑後人取晉事依託為之非古本也檇  
杙惡獸名顓頊氏有不才子因以為號賈逵云謂  
絲也檇杙一名傲佞一名難訓見史記注楚人取  
以名史懲惡之義耳其書不存宋人張唐英有蜀  
檇杙專紀蜀王建孟知祥事

唐志史錄編年類四十一家四十八部九百四十  
七卷失姓名四家始於汲冢書紀年終於張太素  
隋後略漢有荀悅侯瑾張璠袁宏張緬劉艾袁曄



樂資習鑿齒之書而應劭崔浩漢紀音注附焉魏  
吳晉有孫盛魏澹梁祚環濟陸機干寶劉謙之曹  
嘉之徐廣鄧粲檀道鸞蕭景暢郭季產杜延業之  
書而劉協注晉紀附焉宋齊梁北齊隋有王智深  
裴子野鮑衡卿王琰沈約吳均謝昊劉瑤何之元  
蕭韶姚勗王劭趙毅張太素之書而臧嚴栖鳳春  
秋附焉失姓名者汲冢紀年魏武本紀皇帝紀梁  
末代紀四家不著錄者柳芳唐曆以下及韋澳吳  
兢韋述陸長源陳嶽焦璐李仁實馬總王起苗台  
符賈欽文曹圭張素劉軻封演韋美柳璨之書終  
於李匡文漢至唐年紀凡十九家三百五十五卷  
按編年體當附之春秋家唐志爲詳而史通尚略  
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旣著春秋而丘明  
授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授經旨以授後人或曰傳  
者傳也所以傳示來世按孔安國注尚書亦謂之傳  
斯則傳者亦訓釋之義乎觀左傳之釋經也言見經  
文而事詳傳內或傳無而經有或經闕而傳存其言  
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

浦本授改受

宋本也下注  
一平字

浦本作其書

宋本作平後  
放此

宋本依下有附  
字

徐賈何校作  
徐廣

也。逮孔子云沒經傳不作。于時文籍唯有戰國策及太史公書而已。至晉著作郎魯國樂資乃追采二史撰為春秋後傳。其始以周貞王續前傳魯哀公後。至王赧入秦。又以秦文王之繼周。終於二世之滅。合成三十卷。當漢代史書以遷固為主。而紀傳互出。表志相重。於文為煩。頗難周覽。至孝獻帝始命荀悅撮其書為編年體。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所作。起自後漢。至於高齊。如張璠孫盛干寶徐賈裴子野吳均何之元王邵等。其所著書或謂之春秋。或謂之紀。或謂之略。或謂之典。或謂之志。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準焉。

評曰。文中子言史之失。自馬遷始也。記煩而志寡。而不訾及左氏。則左氏為麟經之的。傳修史之準的也。永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其後賈逵服虔並為訓解。至魏遂行於世。晉時杜預又為經傳集解。而左氏大行矣。

唐藝文志樂資春秋後傳三十卷。隋志三十一卷。水經注引春秋後傳資。又撰山陽公載記。

荀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從弟或特稱敬焉獻帝頗好文學悅與或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累遷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帝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爲漢紀三十篇異巖李氏曰荀悅漢紀三十卷固不出班書然亦時有刪潤如諫大夫王仁侍中王閎諫疏班書皆無之不知悅何從得也如張騫傳贊以所有放哉爲有所放焉之類顏師古亦嘗辨其誤又不知悅何以云也司馬光資治通鑑書太上皇崩葬及五鳳郊泰時之月皆舍班從荀蓋悅修紀時固書猶未訛舛而君蘭君簡端瑞興譽寬竟等字猶兩存之疑以傳疑慎之也

張璠漢人著後漢紀三十卷徐賈未詳

太原孫盛字安國晉佐著作郎著魏氏春秋晉陽秋詞直理正咸稱良史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失利何至如尊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請刪改之盛不可諸子遂竊改之

盛私以其本寄遼東宋太元中孝武博求異聞始  
得遼東別本考校多異書遂兩存新蔡于寶字令  
升晉著作郎領國史著晉紀自宣迄愍五十三年  
凡二十卷稱良史宋楊誠齋嘗與同舍談于寶一  
吏曰于寶非于驗書果然卷八寶未嘗見也  
聞喜裴子野字幾原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  
修何承天宋史未成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  
永明末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子野更撰  
宋略二十卷其敘事評論多善而云戮淮南太守

沈璞以其不從義師故也約懼徒跣謝之請兩釋  
焉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蕭琛言其評論可  
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之  
武帝以爲著作郎掌修國史

吳興吳均字叔庠梁待詔著作均將撰齊書求借  
齊起居注及羣臣行狀武帝不許遂私撰齊春秋  
奏之書稱帝爲齊明帝佐命帝惡其實錄使中書  
舍人劉之遴詰問數十條竟支離無對敕付省焚  
之坐免職尋召撰通史起三皇迄齊代均草本紀

世家已畢唯列傳未就卒均注范曄後漢書九十

卷著齊春秋二十卷

廬江何之元諮議參軍著梁典起齊永元元年迄

于王琳遇獲七十五年行事為三十卷

國語家者其先亦出於左丘明既為春秋內傳又稽

其逸文纂其別說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事起

自周穆王終於魯悼公別為列於春秋外傳國語合為二

十一篇其文以方內傳或重出而小異然自古名儒

賈逵王肅虞翻韋曜之徒竝申以注釋治其章句此

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也暨縱橫互起力戰爭雄秦

兼天下而著戰國策其篇有東西二周秦齊燕楚三

晉宋衛中山合十二國分為三十三卷夫謂之策者

蓋錄而不序故即簡以為名或云漢代劉向以戰國

游士為策謀因謂之戰國策至孔衍又以戰國策所

書未為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異同刪彼二家

聚為一錄號為春秋後語除二周及宋衛中山其所

畱者七國而已始自秦孝公終於楚漢之際比於春

秋亦盡二百三十餘年行事始衍撰春秋時國語復

宋本作為之

盧校疑作目為

宋本作於是

撰春秋後語，勒成二書，各為十卷。今行於世者，唯後語存焉。按其書序云：雖左氏莫能加，世人皆尤其不量力、不度德、尋衍之。此義自比於丘明者，當謂國語非春秋傳也。必方以類聚，豈多嗤乎？當漢氏失馭，英雄角力，司馬彪又錄其行事，因為九州春秋。州為一篇，合為九卷，尋其體統，亦近代之國語也。自魏都許洛三方鼎峙，晉宅江淮，四海幅裂，其君雖號同王者，而地實諸侯。所在史官，記其國事，為紀傳者，則規模班馬。創編年者，則議擬荀袁。為是史漢之體大行，而

### 國語之風替矣

評曰：國語雖與左氏揚鑣分路，而粉澤光潤，綜緝贍詳。舒元春秋時國史，乃叔敖之優孟也。能免世人之詆訶哉。

附評：春秋外傳國語，范甯始云富艷，退之便謂浮夸。至朱子鄙之為委靡繁絮，今順宗實錄綱目，通鑑具在，有一段序事如國語否？六經之流三傳之亞子，玄知言哉。國語在西漢時賈誼、馬遷亦頗宗述。劉向始更考校，是正疑謬。東漢注者有鄭司農。

衆賈侍中逵虞會稽翻唐丹陽固四家而韋昭摠而增潤補綴今止韋解刊行其序甚明暢而子玄止言賈虞韋三家豈未讀韋序耶肅在昭後故不  
論宋宋庠有國語補音三卷亦詳明與韋解竝行賈逵字景伯漢侍中虞翻字仲翔餘姚人孫吳騎都尉韋曜卽韋昭吳人王肅北魏人當置昭後  
戰國策十三卷崇文總目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錄舊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凡十二國三十三篇繼春秋以後記楚漢之興總二百五十年事今篇卷亡闕第二至十三十一至三闕又有後漢高誘註本二十卷今闕第一第五第十一至二十止存八卷

晁氏曰漢劉向校定三十三篇東西周各一秦五齊六楚趙魏各四韓燕各三宋衛中山各一舊有五號向以爲皆戰國時游士策謀改定今名其事則止繼春秋下記漢楚之起凡二百四五十年之間崇文總目多缺至皇朝曾鞏校書訪之士大夫

家其書始復完漢高誘註今止十篇餘逸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初立穀梁春秋更生受穀  
梁講論五經於石渠序次列女傳凡八篇著新序  
說苑凡五十篇

唐志雜史孔衍春秋時國語春秋後國語各十卷  
漢春秋十卷後漢春秋六卷後魏春秋九卷通鑑

外紀引後語

司馬彪字紹統晉泰始中秘書郎撰漢本州部之  
亂司冀徐充青荆楊涼益幽凡盜賊僭叛皆紀之

名曰九州春秋共九卷又以漢氏中興訖于建安

忠臣義士亦已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

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

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編年二百

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爲紀志傳凡八十

篇號曰續漢書

唐藝文志春秋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

三卷始於左丘明外傳國語次董仲舒繁露終於

楊士勛穀梁疏左氏之學有賈逵董遇王肅王朗



杜預鄭衆顏容劉寔服虔孫毓梁簡文殷興何始  
真張冲孔穎達之屬公羊之學有董仲舒嚴彭祖  
何休孔氏王愆期之屬穀梁之學有尹更始段肅  
唐固麋信張靖程闡孔衍范甯徐乾徐邈沈仲義  
蕭邕江熙楊士勛之屬三傳則有劉兆韓益胡訥  
潘叔度李鉉之學國語則有王肅唐固虞翻韋昭  
孔鼂之學又有士燮之注經干寶之義傳吳畧之  
詭例京相璠顧啓期之地名大夫譜王延之李謐  
之旨通叢林崔靈恩沈宏文阿之義解義畧劉炫

之攻昧規過及答問辭苑辨證義難之流不著錄  
者始於王玄度注左氏傳左氏有纂要集傳義疏  
音注序釋疑事類公穀有總例以三傳名書有異  
同指要總例以春秋名書有後語振滯通圖集注  
集傳纂例微旨辨疑加減指掌指元通例折衷義  
鑑而終以柳宗元非國語凡二十二家四百三卷  
史記家者其先出於司馬遷自五經間行百家競列  
事跡錯揉前後乖舛至遷乃鳩集國史採訪家乘上  
起黃帝下窮漢武紀傳以統君臣書表以譜年爵合

宋本無曰字

宋本作梁世

宋本作已上後  
做此

宋本作大底

何本作流別  
宋本作相從

浦本移注於  
舊記下而刪  
去故字綴於  
使字上

百三十卷。因魯史舊名。目之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為名。迄乎東京著書。猶稱漢紀。至梁武帝。又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書自秦以上。皆以史記為本。而別採他說。以廣異聞。至兩漢已還。則全錄當時紀傳。而上下通達。臭味相依。又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於夷狄傳。大抵其體皆如史記。其所為異者。惟無表而已。其後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二百七十卷。其斷限亦起自上古。而終於宋年。其編次多依

放通史。而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皇家顯慶中。符璽郎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自宋。終於陳。北始自魏。卒於隋。合一百八十八篇。號曰南北史。其君臣流例。紀傳羣分。皆以類從。各附於本國。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尋史記疆宇遼濶。年月遐長。而分以紀傳。散以書表。每論家國一政。而胡越相懸。敘君臣一時。而參商是隔。此為其體之失者也。兼其所載。多聚舊紀。時採雜言。謂採世本國使覽之者。事罕異聞。而語饒重出。此撰錄之煩者也。

况通史以降蕪累尤深遂使學者寧習本書而怠窺新錄且撰次無幾而殘缺遂多可謂勞而無功述者所宜深誠也

評曰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書之府司馬談父子世居太史又稟奇材故能擅作者之林然猶有紕繆如子玄所譏者後世不過分曹編纂或聽之孤雲逸客野鶴山癯史安能工附評史記二字雖始魯史然逸周書有史記解第

六十一則周穆王時已有史記名矣晉世家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亡召王公羊傳莊七年不修春秋注謂史記也由是言之史記春秋一名也非子長創名矣

附評按北史魏宗室元暉字景襲明帝初拜尚書左僕射雅好文學招集儒士崔鴻等撰錄百家要事以類相從名為科錄凡二百七十卷上起伏義迄于晉凡十四代又濟陰王元暉業在晉陽無所交通乃撰魏藩王家世號為辨宗錄四十卷據傳

撰科錄者尚書元暉非濟陰王元暉業也史通誤以元暉爲元暉業而王伯厚玉海因之史通旣誤玉海再誤考究之難如此  
附評梁武謂蕭子顯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則亦旣自雄矣江左蕭氏世有其文梁武非謾言者子玄乃謂通史以降蕪累尤深何也此書唐世尚存至宋無傳無以辨其是非若李延壽南史簡整明飭承祚之亞而文采或過之溫公服膺似矣第大義未明諸目未備不立逆臣傳而爾

朱榮爾朱兆張衡弒主之賊竟爾漏網不立忠臣傳而尉遲迴王謙元瑾荀濟勤王之義遂同埋玉瑾濟討高澄書曰謀害文襄事覺伏誅宦官劉思逸瑾濟同盟乃列恩幸與士開一類梟感稱兵仍附楊素漢諒謀叛猶傳諸王祖珽盲佞奈何不列恩幸化及弒主寧得附於文述諸如此類史通未駁又近日南均張司成再刻李史序云子玄標駁百家而此書不一置喙豈未之見耶延壽修史顯慶子玄著書景龍相去甚近豈其未見特未加標

駁耳

晁氏曰相州李延壽父大師嘗謂宋齊逮周隋分  
隔南北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欲改正擬  
吳越春秋編年未就而卒延壽後預修晉隋書因  
究悉舊事更依馬遷體總序八代北起魏盡隋二  
百四十二年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爲二史剛煩  
補闕過本史遠甚又撰太宗政典官終符璽郎司  
馬溫公曰光少時惟得高氏小史讀之自宋迄隋  
并南北史或未嘗得見或讀之不熟今因修南北  
朝通鑑方得細觀乃知李延壽書亦近世之佳史  
也雖於襍祥詼嘲無所不載然比於南北正史差  
無冗穢之病竊謂陳壽之後延壽亞之

漢書家者其先出於班固馬遷撰史記終於今上自  
太初已下闕而不錄班彪因之演成後記以續前篇  
至子固乃斷自高祖盡于王莽爲十二紀十志八表  
七十列傳勒成一史目爲漢書昔虞夏之典商周之  
誥孔氏所撰皆謂之書夫以書爲名亦稽古之偉稱  
尋其創造皆准子長準但不爲世家改書曰志而已自

宋本作文止  
浦本定改哀

宋本作不殆殆  
與通通

宋本作为一家

浦本於是以下另  
起

削繁作勢異

東漢以後作者相仍。皆襲其名號。無所變革。唯東觀  
日記三國曰志。然稱謂雖別。而體制皆同。歷觀自古  
史之所載也。尚書記周事。終秦繆<sup>穆</sup>春秋述魯史止定<sup>定</sup>  
公記年下逮於魏亡。史記唯論於漢始。如漢書者。究  
西都之首末。窮劉氏之廢興。包舉一代。撰成一書。言  
皆精練。事甚該密。故學者尋討。易為其功。自古迄今。  
無改斯道。於是考茲六家。商榷千載。蓋史之流品。亦  
窮之於此矣。而朴散淳銷。時移世異。尚書等四家。其  
體久廢。所可祖述者。唯左氏及漢書二家而已。

評曰。喬髦之優劣。即評者之優劣。子玄與仲任。是  
一流人。論衡與史通。是魯衛品。故甲班乙馬。法式  
操觚。要之一偏之見。非通方之至論也。

附評子玄於史記。有貶詞於漢書。加偉稱優。固於  
遷似矣。第云史記惟論於漢始。遷生武帝時。安能  
論漢終。固生東漢。自能究西都始末。藉令遷固。易  
時而生。惡知遷不能作漢書。邪以愚論之。遷辟創  
業。固辟守成。創業紛亂。勢難精密。守成太平。更易  
尋討。此可以知遷固之優劣矣。

班彪字叔皮固字孟堅俱詳漢書本傳

史通卷之一  
宋本卷尾皆如此

史通卷之一

史通卷第二

內篇劉氏  
二體第二  
載言第三  
本紀第四  
世家第五  
列傳第六

唐劉子玄知幾撰

明李本寧維禎評

附郭孔延延年評釋

內篇

二體第二

宋本有而字  
無得字盧校  
止畱得字

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

已下迄于周是為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

求諸備體固已闕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

宋本作固以

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作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踰此。蓋荀悅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惟此二家各相矜尚。必辨其利害。可得而言之。夫春秋者。繫日月而爲次。列時歲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于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爲長也。至於賢士貞女。高才偶雋德事。當衝要者。必盱衡而備言跡。在沉冥者。不枉道而詳說。如絳縣之老杞。梁之妻。或以酬晉卿而獲記。或以對齊君而見錄。其有賢如柳惠。仁若顏回。終不得彰其名氏。顯其言行。故論其細也。則纖芥無遺。語其粗麓也。則丘山是棄。此其所以爲短也。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志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爲長也。若乃同爲一事。分在數篇。斷續相離。前後屢出。於高紀則云。語在項傳。於項傳則云。事具高紀。又編次同類。不求年月。後生而擢居首帙。秩先輩而抑歸末章。遂使漢之賈誼。將楚屈原。同列。魯之曹沫。與燕荆軻。竝編。此其所以爲短。



陳校按清異錄諺曰關帶也覺瘦嚴關單破裂衣狀豐塚補衲蓋掩之多

浦本保改衰

也。考茲勝負。互有得失。而晉世于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尋其此說。可謂勁挺之詞乎。按春秋時事。入於左氏所書者。蓋三分得其一耳。丘明自知其略也。故為國語以廣之。然國語之外。尚多亡逸。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向使丘明世為史官。皆倣左傳也。至於前漢之嚴君平。鄭子真。後漢之郭林宗。黃叔度。晁錯。董生之對策。劉向。谷永之上書。斯竝德冠人倫。名馳海內。識洞幽顯。言窮軍國。或以身隱。位卑。不預朝政。或以文煩事博。難為次序。皆畧而不書。斯則可也。必情有所恡。不加刊削。則漢氏之志。傳百卷。併列於十二紀。事將恐碎。璣多蕪。闌單失力者矣。故班固知其若此。設紀傳以區分。使其歷然可觀。綱紀有別。荀悅厭其迂濶。又依左氏成書。剪裁班史。篇才三十。歷代保之。有踰本傳。然則班荀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故晉史有王虞。而副以于紀。宋書有徐沈。而分為裴略。各有其美。竝行於世。異夫令升之言。唯守一家而已。

評曰。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茂以加矣。若處叔區區。勵精著述。混淆蕪舛。良不足觀。叔寧寡聞。穿窬王氏。雖勒成一家。未足多尚。如沈如徐。條疏雖舉。何能望馬班之後塵。附評屈沉汨羅。賈吊均平。其怨同也。曹劫齊桓。荆劫秦始。其俠同也。史記既變。編年之體。不得不類。傳既以類。傳安能拘先後輩。此無足爲史記累者。弟列傳不始臯夔。伊周而始。屈賈不極力爲孔顏。揄揚而爲刺客。模寫卽子長復生。惡能置喙。

附評嚴鄭郭黃德冠人倫。名馳海內。不可及也。董生學究天人。更生忠在王室。錯雖不終。人哀其忠。若谷永者。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指金火。以求合班生。所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比之董劉。殊非其倫。則何不曰賈誼。晁錯。董生。劉向也。左襄二十三。齊侯襲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明日先遇莒子。莒子厚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食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劉向說苑云齊莊公攻莒杞梁與莒戰梁遂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妻聞而哭城爲之弛而隅爲之崩又古樂府有杞梁妻歌乃杞梁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梁戰死妻曰上無考中無夫下無子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城感之顏遂投水而死其妹朝日悲其姊子賢貞操作歌名杞梁妻也晉左九嬪杞梁妻贊云遭命不改逢

時儉屯夫卒莒場郊弔不賓哀崩高城訴情窮晏

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左氏穀梁竝作曹劌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穀梁竝作晏谷曰鄭子真耕於岩石之下名震京師漢成帝朝王鳳以禮聘之不屈其清風足以激貪勵俗公嚴君平遵鄭子真樸揚雄著書稱此二人近古之逸民也

界休郭太守林宗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  
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  
得友吾不知它  
汝南黃憲字叔度初郭太始至南州過袁奉高不  
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奉高之  
器譬之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器汪汪若干頃之  
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

廣川董仲舒少治春秋武帝舉賢良文學之士前  
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

穎川鼂錯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時賈誼已  
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錯  
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  
長安谷永字子雲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畧相反覆  
而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  
親信

載言第三

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桓  
文作霸糾合同盟春秋之時事之大者也而尚書闕

宋本作關記

紀秦師敗績。繆公誠誓尚書之中言之大者也。而春秋靡錄此則言事有別斷可知矣。逮左氏為書不遵古法言之與事同在傳中。然而言事相兼煩省合理。故使讀者尋繹不倦。覽諷忘疲。至於史漢則不然。凡所包舉務存恢博。文辭之記繁富為多。是以賈誼晁錯董仲舒東方朔等傳。唯尚錄言罕逢載事。夫方述一事得其綱紀而隔以大篇分其序次。遂令披閱之者有所憊然。後史相承不改其轍。交錯分擾古今是同。按遷固列君臣於紀傳。統遺逸於表志。雖篇名甚

宋本作次敘

宋本作唯言  
浦本獨無改  
無獨

廣而言獨無錄。愚謂凡為史者宜於表志之外更立一書。若人主之制冊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紀傳。悉入書部。題為制冊章表書。以類區別。他皆放此。亦猶志之有禮樂志刑法志。詩人之什自成一家。故風雅比興非三傳所取自六義。不作文章生焉。若韋孟諷諫之詩。揚雄出師之頌。馬卿之書。封禪賈誼之論。過秦諸如此文。皆施紀傳。竊謂宜從古詩例。斷入書中。亦猶舜典列元首之歌。夏書包五子之詠者也。夫能使史體如是。庶幾春秋尚書之道備矣。晉干

宋本無使字

寶議撰晉史。以爲宜准左丘明其臣下委曲。仍爲譜注。於時議者莫不宗之。故前史之所未安。後史之所宜革。是用敢同有識。爰立茲篇。庶世之作者。覩其利害。如謂不然。請俟來哲。

評曰。我朝律典。凡列聖之制策誥令。羣臣之章表移檄。以類區別。各自成書。深合子玄之旨。但必有相兼者。又有類別者。兩行於世。方得。

附評桓文霸績尚書不紀。非闕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獨紀秦誓。取其語近王也。春秋以一

字爲褒貶。若盡錄秦誓。豈成春秋。但史通以桓文作霸爲事。以繆公誠誓爲言。則不易之論也。另立制冊章表書爲目。甚新爲體。亦異。第二云以類區別。又似一部類書。文選不似史體。故數千年來無遵此目。不若仍舊。王言入紀。臣言入傳。三章之約。載之高紀。反騷之文。編之雄傳。更爲妥焉。

漢書韋賢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作詩諷諫。

鄆人揚雄字子雲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思將帥  
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揚雄卽充國圖畫而  
頌之按子雲無出師頌止有充國頌其卽出師頌  
邪文選充國頌後編有出師頌則史孝山作豈史  
通誤以爲雄耶王官谷人贊三庫之說雄  
成都司馬相如字長卿以貲爲郎旣病免家居茂  
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  
忠往而相如已歿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  
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卽空居長卿未死

時爲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  
書言封禪事忠奏其書天子異之按論蜀文以開  
邊釁封禪書以廣符瑞雖無作可也難與韋賈比  
論

應劭曰過秦賈誼書第一篇名言秦之過

#### 本紀第四

昔汲冢竹書是曰紀年呂氏春秋肇立紀號蓋紀者  
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其莫過於此乎  
及司馬遷之著史記也又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

何校作柏翳  
宋本作莊襄  
王

後世因之。守而勿失。譬夫行夏時之正朔。服孔門之  
教義者。雖地遷陵谷。時變質文。而此道常行。終莫之  
能易也。然遷之以天子為本紀。諸侯為世家。斯誠謹  
矣。但區域既定。而疆理不分。遂令後之學者。罕詳其  
義。按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王。爵乃  
諸侯。而名隸本紀。若以西伯。莊王襄以上。別作周秦世  
家。持殷紂以對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傳授。  
昭然有別。豈不善乎。必以西伯以前。其事簡約。別加  
一目。不足成篇。則伯翳之至莊王襄其書先成一卷。而

宋本作君蓋  
名之誤

不共世家等列。輒與本紀同編。此尤可怪也。項羽僭  
盜而死。未得成君。求之於古。則齊無知衛州吁之類  
也。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楚僭擬書  
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羣盜。况其名曰西  
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  
紀。求名責實。再三垂繆謬。蓋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繫  
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曹武雖曰人臣。實  
同王者。以未登帝位。國不建元。陳志權假漢年。編作  
魏紀。亦猶兩漢書首列秦莽之正朔也。後來作者宜



宋本作魏書

宋本作下世

准於斯而陸機晉書列紀三祖直序其事竟不編年。年既不編何紀之有夫位終北面一槩人臣儻追加。大號止入傳限是以弘嗣吳史不紀孫和緬求故實。非無往例逮伯起之次魏乃編景穆於本紀以戾國。虛謚間廁武昭欲使百世之中若為魚貫又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敘天子一人有大事可書者則見之。於年月其書事委曲付之列傳則其義也如近代述。者魏著作李安平之徒其撰魏齊二史魏彥淵撰魏齊書後書李伯藥。撰北齊書於諸帝篇或雜載臣下或兼言他事巨細畢書。

洪纖備錄

如彥淵帝紀載沙苑之捷百藥帝紀述淮南之敗是也

全為傳體有

異紀文迷而不悟無乃太甚世之讀者幸為詳焉

評曰近世宗方城論說千古成敗慷慨擊節曰寧為籍母為季羽雖素靈夜哭身死東城而有巨靈開山手段試觀千古草莽英雄誰如其偶列之帝紀豈曰過哉且以聖公之庸懦雖是帝系而降於赤眉其細已甚要與盆子等耳子玄欲為帝紀聖公可紀盆子亦宜紀矣

評曰和與晃雖並為太子然和則見廢而晃則英

姿颯爽。料敵若神。有益軍國。比之於和。何異蘓合視蝘蝓也。

附評春秋隱四二月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董八月莊八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九年春齊人殺無知董三四月實未成君也項羽起江東滅暴秦建都彭城假號西楚使守之以正庶幾桓文而放逐義帝失天下心身死東城卽未成君亦非州吁無知之倫太史公立紀誠過而子玄抑同羣盜則又過矣

初僞漢大類西楚稱本紀未爲天子稱世家又無繼祀如此等類別爲載記可也

附評孫和吳大帝權太子也廢爲長沙王和子皓卽位追尊和爲文皇帝景穆元晃魏太武帝燾太子也正平元年薨二年太武被弒晃子濬卽位追尊晃爲景穆皇帝和與晃皆位終北面追加大號者也吳史不紀和爲和立傳魏史輒紀景穆繼於太武則吳爲得魏爲失矣辰國卽漢辰太子也漢宣帝卽位未聞爲辰作紀以繼武昭而魏可紀景

浦本作當周

其為義也浦本  
作案世家之為  
義也

為義也。豈不以開國承家。世代相續。至於陳勝起自

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為世家。其

蓋世

世家第五

穆以繼太武乎。收之諂。魏延壽因之不加刊。正子  
玄之識。上符遷固元史。不紀裕宗以繼世祖。子玄  
之例也。異日者。本朝。懿文。史。睿祖。當以此例  
為正。世家第五

自有王者。便置諸侯。列以五等。疏為萬國。周之東遷。

當

王室大壞。於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迄乎秦世。分為

七雄。司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

羣盜稱王。六月而歿。子孫不嗣。社稷靡聞。無世可傳。

無家可宅。而以世家為稱。豈當然乎。夫史之篇目。皆

遷所創。豈以自我作古。而名實無準。且諸侯大夫。家

國本別。三晉之與田氏。自未為君。而前齒列陪。臣屈

身藩后。而前後一統。俱歸世家。使君臣相雜。升降失

序。何以責季孫之八佾舞庭。管氏之三歸反玷。又列

號東帝。抗衡西秦。地方千里。高視六國。而沒其本號。

唯以田完制名。求之人情。孰謂其可當漢氏

謂田完  
世家也

宋本班下無爵  
字浦本全  
浦本編下無為

之有天下也。其諸侯與古不同。夫古者諸侯皆即位  
建元。專制一國。綿綿瓜瓞。卜世長久。至於漢代。則不  
然。其宗子稱王者。皆受制京邑。自同州郡異姓封侯  
者。必從官。天朝不臨方域。或傳國唯止一身。或襲爵  
才經數世。雖名班爵胙土。而禮異人君。必編為世家。  
實同列傳。而馬遷強加別錄。以類相從。雖得畫一之  
宜。詎識隨時之義。蓋班漢知其若是。釐革前非。至如  
蕭曹茅土之封。荆楚葭莩之屬。竝一槩稱傳。無復世  
家。事勢當然。非矯枉也。自茲已降。年將四百。及魏有  
中夏。而揚益不賓。終亦受屈中朝。見稱僞主。為史者  
必題之以紀。則上通帝王。勝之以傳。則下同日妾。是  
主勅撰通史。定為吳蜀世家。持彼僭君。比諸列國。去  
太去甚。其得折中之規乎。次有子顯齊書。比編魏虜。  
牛弘周史。南記蕭齊。考其傳體。宜曰世家。但今古著  
書。通無此稱。用使馬遷之冊。湮沒不行。班固之名。相  
傳靡易者矣。

宋本作近古

評曰。王不當稱未踰年。而稱王。名不當稱立為王。  
而稱猛。史有變例。何可以一定拘乎。炎劉勅業。由

陳勝首事。豈不得比於蕭登乎。且史通云。勝之以傳則下。同臣妾。勝非漢之臣妾。編之世家。正爲當耳。

附評項羽不宜列本紀。陳勝不宜稱世家。三晉田氏未爲君。不宜稱世家。田氏旣爲君。宜稱齊世家。不宜稱田完。元魏後梁宜稱世家。皆確論也。惟益本漢主而訾爲僞蜀。本承統而抑爲家。通史史通。通鑑俱屬未通綱目。帝蜀其名始正。羽勝卽不得爲世家。不曰秦民湯武乎。槩目爲盜子玄過矣。

史記陳完者。陳厲公佗之子也。完自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卜。完卦得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陳宣公十一年。殺其太子禦寇。禦寇與完相愛。恐禍及已。完故奔齊。以陳字爲田氏。

蕭子顯字景陽。子範弟也。梁侍中武帝嘗謂曰。我造通史。此書若成。衆史可廢。子顯對曰。仲尼贊易。

道黜八索述職方除九丘聖制符同復在茲日時  
以為名對著後漢書一百卷齊書六十卷普通北

伐記五卷

蕭登字理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臣於魏魏

冊嗣梁稱帝於江陵三世而亡

牛弘字里仁安定鶉觚人隋秘書監禮部尚書撰

五禮百卷

列傳第六

夫紀傳之興肇於史漢蓋紀者編年也傳者列事也

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猶春秋之經列事者錄人臣

之行狀猶春秋之傳春秋則傳以解經史漢則傳以

釋紀尋茲例草創始自子長而朴畧猶存區分未盡

如項王立傳而以本紀為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

於天子且推其序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或

曰遷紀五帝夏殷亦皆列事而已子曾不之怪何獨

尤於項紀哉對曰不然夫五帝之與夏殷也夏殷正朔相

承子孫遞及雖無年可著紀亦何傷如項羽者事起

秦餘身終漢始殊夏氏之后羿似黃帝之蚩尤譬諸

宋本作立傳  
浦本改作宜  
非也  
浦本作序  
事

浦本殷夏改  
夏殷

削繁作遞及

閏位容可列紀方之駢册難以成編且夏殷之紀不引他事夷齊諫周實當紂日而折折為列傳不入殷篇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媿夫媿傳紀之不同猶詩賦之有別而後來繼作亦多所未詳按范曄漢書紀后妃六宮其實傳也而謂之為紀陳壽國志載孫劉二帝其實紀也而呼之曰傳考數家之所作其未達紀傳之情乎苟上智猶且若斯則中庸故可知矣又傳之為體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有時而異耳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隨則有一傳兼書

包括令盡若陳餘張耳合體成篇陳勝吳廣相參竝錄是也亦有事跡雖寡名行可崇寄在他篇為其標冠若商山四皓事列王陽之首廬江毛義名在劉平之上是也自茲已後史氏相承述作雖多斯道都多廢其同於古者惟准有附出而已尋附出之為義攀列傳以垂名若紀季之入齊顓臾之事魯皆附庸自託得廁於朋流然世之求名者咸以附出為小蓋以其因人成事不足稱多故也竊以書名竹素豈限詳畧但問其事竟如何耳借如邵平紀信沮授陳容或運一

史通卷二  
異謀樹一奇節。竝能傳之。不朽人。到於今。稱之。豈假  
編名作傳。然後播其遺烈也。嗟乎。自班馬以來。獲書  
於國史者多矣。其間則有生無令聞。死無遺跡。用使  
游談者靡徵其事。講習者罕記其名。而虛班史傳。妄  
占篇目。若斯人者。可勝紀哉。古人以沒而不朽為難。  
蓋為此也。

評曰。閏月不告。聖人特書於經。如秦如隋。皆閏也。  
何以閏位之君。不得為紀乎。若夫傳之為體。或兼  
舉。或單提。或附出。原自不拘。不可槩論。

附評子玄。分別紀傳。如辨阜素。別澗淄。作史之楷  
模也。第史遷之失。叔皮章懷曾難之矣。叔皮論畧  
有云。司馬遷序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  
家。卿士特起。則曰列傳。又進項羽。陳涉。而黜淮南  
衡山。細意委曲。條例不經。章懷太子賢注云。遷著  
項羽本紀。又陳涉起於隴畝。數月被殺。無子孫。相  
繼著為世家。淮南衡山。漢室之王。亂當世家。而編  
之列傳。言進退之失也。子玄本紀世家列傳三篇  
尤羽黜勝。皆本彪賢。然不序及二子猥以已意排



擊貪天之功掠人之美子女所謂范依政駿班習  
子長攘袂公行自陷穿窬乃自謂哉  
應劭曰蚩尤古天子瓚曰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  
人之貪者○索隱曰按黃帝紀云諸侯相侵伐蚩  
尤最爲暴則蚩尤非爲天子也又管子曰蚩尤受  
廬山之金而作五兵明非庶人蓋諸侯號也○正  
義曰龍魚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  
人竝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造五兵威振天下黃  
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

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  
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  
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  
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殺蚩尤孔安國曰九黎君號  
蚩尤是也○歸雲集蚩尤阪泉氏集韻作蚩虺孔  
安國又以蚩尤卽九黎君繆

相叛臣羿有窮國君也是爲夷羿羿學射於楚狐  
父羿棄武羅栢因熊髡龐圍之賢而用逢蒙寒浞  
浞寒君伯明之讒子弟也丞羿之妻曰純狐殺羿

而納爲室純狐生二子曰澆曰豷澆論語作羿羿淫於其嫂曰女岐逢蒙弟子曰鴻超紀姜姓侯爵春秋時嘗娶魯女又女爲王后魯莊公之三年齊侵之紀季以鄫入于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四皓者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角里先生角音鹿上從兩點下從用漢書作角上從一撇

邵平故秦東陵侯秦亡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謂之東陵瓜又曰青門瓜

陳勝陽城人字涉吳廣陽夏人字叔張耳陳餘俱大梁人

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本名曠東漢永平三年拜宗正以孝義聞

晉中興廬江毛義少節家貧以孝行稱

項羽圍漢滎陽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日食盡漢王

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  
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  
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矣羽燒殺信  
沮授廣平人少有大志多謀略袁紹引爲別駕不  
用其言爲操所執尋謀歸袁氏遂見殺

洪邑人陳容少親慕臧洪隨洪爲東郡丞城未敗  
洪遣出事紹洪敗見執紹欲殺洪容在坐見洪當  
死起謂紹曰將軍舉大事欲爲天下除暴而專先  
誅忠義豈合天意臧洪發舉爲郡將奈何殺之紹

慙左右使人牽出謂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  
顧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  
日寧與臧洪同日而死不與將軍同日而生復見  
殺在紹坐者無不難息竊相謂曰如何一日殺二  
烈士

易通卷二  
[Faded vertical text in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程